

積極求變吸人才 鞏固優勢強化信心



近日有媒體報道，香港正迎來新一波外籍專業人士回流潮，以及海外專才赴港潮。例如，繼奧蘇利雲、卓林普及羅拔臣後，著名傳奇桌球手「白旋風」吉米·懷特早前透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發展。這股趨勢並非偶然，而是在全球地緣政治動盪加劇之際，香港以自身的穩定環境和主動作為，贏得人才與資金用腳投票的最佳證明。事實再次說明，那些屢屢翻炒的「香港玩完論」，不過是對現實的選擇性無視。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當前世界並不太平，部分昔日熱門金融中心的地緣風險顯著上升，加上社會撕裂與政策的不確定性，令不少專業人士心生去意。反觀香港，在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後，「修例風波」的街頭暴力、社會失序的混亂局面徹底終結，法治環境與社會秩序重回正軌，這在當今充滿波動不穩的世界中尤其顯得珍貴。一個安全的城市、一套清晰的法律規則，是營商和就業最基本的定心丸。有來香港發展的外籍銀行家直言，香港的低稅率和可控的生活成本，加上穩定的治安，讓實際生活質素不降反升。這種穩定所帶來的比較優勢，在全球亂局中顯得尤為突出，也令香港在國際人才爭奪戰中脫穎而出。國際競爭力排名大幅回升，正是外界對香港法治環境與營商氛圍重新認可的客觀反映。

主動作為 精準引才

香港並非被動等待，而是有針對性地開拓新興人才來源。過去幾年，特區政府不僅鞏固傳統金融中心的優勢，更主動將目光投向新興產業和多元市場。從低空經濟到烈酒貿易，從北部都會區發展到創科生態園建設，一系列政策部署為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提供施展才華的新舞台。國際投資者、外籍專才看中的，正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獨特角色，既能對接內地龐大市場，又能輻射亞洲乃至全球。與此同時，家族辦公室數量的持續增長、資產管理規模的擴大，都表明香港在吸引高淨值人群和多元資本方面已取得實質進展。這種主動求變、精準引才的策略，不僅擴大了市場的多元性，也增強了香港抵禦外部波動的韌性。

面對資本、人才湧躍回流的良好勢頭，特區政府更應乘勢而上，在政策層面主動引導。一方面，傳統優勢產業不應滿足於現有市場格局，而要更加積極地開拓東南亞、中亞、中東等新興市場。這些地區經濟增長勢頭強勁，與香港的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存在廣闊的對接空間。透過鼓勵業界加

強與這些市場的聯繫，並針對性地引進熟悉當地商業規則、文化環境的外籍人才，香港不僅能為傳統產業找到新增長點，也能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國際樞紐的地位。另一方面，開拓新興市場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構建多元產業的契機。深化與不同地區的經貿往來，香港可在科技、物流、商貿、文化等領域作多元發展，同時增加對相關人才的需求，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人才的到來，又會帶來新的商業網絡和市場視野，進一步推動產業的國際化進程。特區政府可以藉此機會，完善配套政策，為這些新興產業的萌芽與成長創造條件，從而在金融之外，逐步培育出更多具有競爭力的新增長極。

搭建橋樑 開拓新興市場

當傳統優勢產業積極向外拓展，對熟悉新興市場的專才需求便會增加；與此同時，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多元人才的集聚，又會讓更多企業和投資者看到，香港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更是一個充滿機遇的綜合性平台。這種「以市場開拓帶動人才引進，以人才集聚促進產業多元」的正向循環，一旦形成氣候，便能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這需要政策制定者以更前瞻的眼光，主動搭建橋樑、消除壁壘，讓人才與機會在這座城市產生更良性的化學反應。

不論資本和專才，都在用行動對香港投下信任票。那些戴着有色眼鏡唱衰香港的謬論，在資本、人才用腳投票、對香港信心與日俱增的事實面前，根本站不住腳。穩定的法治、開放的市場、求變的決心，是香港最大的底氣，也是競爭力、吸引力有增無減的根源。在特區政府的帶領下，社會各界堅持深耕細作、砥礪前行，共同珍惜、維護好香港創新創富的良好環境，進一步增強內聯外通的優勢，東方之珠的光芒必定愈發璀璨，資本和人才更有意慾落戶香港，共享香港繁榮發展的巨大紅利，為加速香港由治及興注入源源活力。

亞太數字經濟合作的未來方向(上)

陳柏瑾 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



每當討論到亞太經濟合作，人們習慣從貿易額、投資規模、基礎設施項目和政府間協議談起。這些當然重要，但數字經濟正在改變區域合作的重心。今天，真正決定一個項目能否落地的，往往是一些更具

體的問題：數據存放在哪，人工智能系統由誰審計，跨境支付如何結算，知識產權如何保護，企業出了安全事故由誰負責，當地客戶購買產品後又由誰培訓、維護和持續服務。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再宏大的戰略合作也無從實踐。

中國與其他亞太地區合作正在進入一個需要「向下扎根」的階段。包括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在內，亞太地區國家之間要加強發展戰略對接，企業也必須重新理解「出海」的含義。未來的競爭不只發生在產品、價格和技術參數上，更發生在規則適應、本地運營、客戶信任和長期責任上。

提升數字技術 強化產業能力

過去20多年，亞太合作很大程度上由貿易、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中國擁有完整的製造業體系、龐大的市場和快速發展的數字技術，而東南亞則擁有年輕人口、增長中的消費市場和不斷推進的工業化進程，雙方形成了明顯的互補關係。

但今天的區域經濟已經不再只是貨物跨境流動。數據、算法、算力、支付、數字身份、電子合同和雲端服務，正在成為新的生產要素。一個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在中國完成研發，在新加坡簽訂合同，在馬來西亞部署服務器，為印度尼西亞或泰國客戶提供服務。傳統的國界仍然存在，但企業的產品、數據和責任已經分布在多個司法管轄區。

這意味着，亞太經濟發展戰略對接，不能只停留在產業規劃和重大項目層面，還要建立能夠彼此連接的「制度接口」。中國與其他亞太地區國家可以圍繞跨境數據流動、電子發票、數字身份、人工智能治理、網絡安全認證和知識產權保護，建設更多聯合試點、監管沙盒與互認機制。

適應差異環境 扎根國際市場

中國企業在雲計算、電子商務、移動支付、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機器人和智慧城市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對不少區域國家而言，這些技術具有

直接吸引力，但各國真正關心的，不只是能否購買到更先進、更便宜的中國產品，也包括合作能否幫助其建立自己的產業能力。

亞太數字經濟合作，應逐步從技術輸出轉向能力共建。中國企業可以增加本地研發、本地採購、本地培訓和聯合知識產權開發，讓亞太其他地區的大學、中小企業和技術人員進入項目體系。中國企業可以提供技術和應用經驗，亞太地區合作夥伴則提供語言、文化、市場與社會治理知識，雙方共同開發適合熱帶氣候、多語言環境、中小企業結構和當地消費習慣的解決方案。

例如，東南亞擁有複雜的語言環境和巨大的行業差異，簡單移植在中國訓練和驗證的模型，很難自動適應當地市場。真正有價值的合作，是圍繞醫療、教育、農業、金融服務、城市治理和中小企業數字化，共同訓練模型、驗證效果並建立責任機制。

新加坡在亞太數字合作中扮演獨特角色。它擁有成熟的金融體系、國際化專業服務、較強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相對清晰的監管框架，可以承擔區域總部、融資平台、技術驗證、合同管理、知識產權保護和爭議解決等功能。

對於中國科技企業而言，新加坡的價值不只是一個市場入口。一個產品如果能夠通過新加坡企業客戶對數據安全、系統穩定、權限管理和合規治理的審查，往往意味着初步具備了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

中國企業也必須看到，新加坡並不等於東南亞。產品在新加坡獲得認可，並不會自動在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或菲律賓取得成功。各國在語言、宗教、監管、支付習慣、渠道結構和企業數字化程度方面差異顯著。把整個東南亞視為一個統一市場，是許多中國企業出海時的誤判之一。

一種更現實的布局，是中國企業把新加坡作為區域治理和能力中心，在目標國家建立場景、渠道和客戶服務團隊，由中國總部繼續承擔產品研發與供應鏈支持。三者之間形成分工：總部提供技術，區域中心建立規則和資源接口，當地團隊負責市場、交付與關係維護。

這樣的結構雖然比「在新加坡設一家公司，然後遠程覆蓋整個東南亞」成本更高，卻更接近真正的區域經營實情。

(未完，明日續)

教育對接產業所需 提高青年就業能力

黃國 工聯會理事長 立法會議員
方敬謙 研究員

人工智能（AI）重塑勞動力市場的同時，香港亦正處於突破發展瓶頸、邁向升級轉型的關鍵時期。加強新型人才培育，切合「八大中心」需求，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是當前本地高等教育響應國家戰略的最重要工作。

以往不少本港大學畢業生透過任職初級白領，逐步累積經驗實現向上流動。然而，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應用，其高效搜集資料、整理分析數據、撰寫文案及審查糾錯等能力，已令企業對初級人力資源需求產生根本性改變。

香港科技大學近日發布的就業調查顯示，截至去年12月，其2025年度學士學位畢業生全職就業率為59.7%，較2024年下跌2.8個百分點，比2022年更下跌超過10個百分點。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的統計數據揭示，大學畢業生面對嚴峻的結構性失業危機：適配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約8萬個減至最新約3.1萬個，跌幅高達61%，初級行政及編程崗位空缺銳減近九成及八成。

推動學生參與AI實踐

黃國議員辦事處早前對17名本地大學高年級本科生（6名工商管理科、6名理工科、5名醫科）進行訪談，同步完成問卷調查。面對初級職位空缺銳減，工管科學生均覺首當其衝，理工科學生同樣感到焦慮。綜合意見指出，大學面對初級職位銳減的職場變局，未能及時提供適應新需求的培訓，學生陷入「學無所用」的困境。大學雖有提供AI相關的學習機會，卻向理論傾斜，缺乏自動化工具與數據實操，致使未能在學習過程中同步提升職場能力和競爭力。大學的就業支援亦不足，亟待改善。

至於5位醫科生，對初級職位空缺減少「沒有感覺」。然而，由於院校未有教授太多與智慧醫療相關的知識，欠缺專門的課程，他們對創新醫療科技欠缺掌握，認為這是未來事業發展的隱憂。由此可見，即將擁有專業資格的大學生，雖較有「底氣」抵禦初級職位減少，但亦期望大學的教學重心兼顧實戰應用，課程設計更具前瞻性。

2022年施政報告已訂下目標，到2026/27學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的學生中，35%修讀STEAM學科，60%修讀與「八大中心」相關的學科。教育局今年4月在立法會表示，整體修讀與「八大中心」定位相關學科的學生比例已提前達成目標。

八大院校一年級學士學額共1.5萬個，與對上一個學年比較，2025/26學年所有學科類別的學額（例如工程及科技、工商管理、語言），佔總體學額的百分比變化沒有超出±2個百分點。在政策推動下，各大學紛紛將AI列作必要學習經歷，亦開設諸如AI工程學等課程，但「60%學生修讀與『八大中心』相關學科」的目標，在社會無感之下悄然達成，當中準則為何，有否存在偏廢，實在難以掌握。

於特區政府而言，一體推動產業、教育、

人才政策，促進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力量，是未來10年至關重要的使命任務。

2020年，中央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強調要强化人才培養中心地位，淡化論文收錄數、引用率、獎項數等數量指標，突出學科特色、品質和貢獻。兩地高教體系雖存在差異，但方案的精神絕對適用於本地高等教育。

在2021至2025年間，內地高校撤銷或暫停了超過1.2萬個本科專業，同時新增逾1萬個專業，意味着超過三成的高校課程進行了調整。反觀香港，除了教育、醫療及社會工作3門學科，特區政府不會就大學學科或課程指定學位數目，不利於加快培育切合產業發展需要的本地人才。教育局、勞福局、教資會及各大學須加強協作，引導調整學科。2024年成立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正需要發揮其統籌協調角色，促進三方政策同向發力。

推動學科更新，離不開改革撥款機制。特區政府宜在三年期撥款評估和「優配學額」機制中，引入「大學對GDP貢獻」、「學科與『八大中心』需求匹配度」、「畢業生就業率」等作為關鍵指標。

按需調整輸入人才政策

國家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若輸入的人才才是香港稀缺的，有助發展，當然歡迎，但也必須防止輸入人才變成濫輸入力，以及防止「高才低就」，避免本地年輕人陷入被AI和外來人才「雙擠壓」的困境。

過去3年，20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由8.8%升至11.2%，擁有學位人士的失業率則由2.7%升至3.5%。同期，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共有超過41萬宗申請獲批，27萬人已來港，單是IANG（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批出宗數，已分別超過2.4萬、2.6萬及2.6萬宗，比每年全日制學士畢業生還要多。特區政府需要密切關注情況，確保本地年輕人優先就業。

各項人才計劃須設定招聘月薪最低要求，讓人才為勞動市場帶來正面效果，而非濫竽充數或「高才低就」，衝擊本地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另外，IANG續簽須設合理收入門檻，例如月薪不可低於本地工資中位數，精準搶人才。

善用北都 深化產學研合作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的「新引擎」，無論是北都大學城發展，抑或創科合作、招商引資，都應以培育本地年輕人為優先目的。在引進創科企業時，特區政府可將設立本地青年培訓中心、為本地大學生提供實習崗位等，列為土地劃撥的必要條款。另外，北都管理部門可組織企業建構「產業出題、學生解題」的實戰訓練，讓企業真實面對的商業與技術問題，直接作為大學生的畢業專題或實習項目，深化「產、學、研」合作。

鞏固航空樞紐地位 增強香港發展動能

戴子超 成都市政協委員



香港於七月底迎來今年首個九號風球，風雨為炎夏稍微降溫，但無阻社會各界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出謀劃策的熱情。香港國際機場作為香港乃至全國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在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契機下，如何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功能，成為各界討論的熱點。

隨着機場三跑道系統全面投入運作，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基礎建設優勢更加明顯，加上15家航空公司遷入二號客運大樓，機場整體處理航班能力進一步提升。面對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擴建提速、區域航空競爭日趨白熱化，以及全球供應鏈深度調整帶來機遇與挑戰，如何持續強化及利用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將是衡量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

疫情後，運輸及物流局積極拓展本港與外國聯繫，更新及簽訂更多航空協議。本地龍頭企業國泰航空早前宣布明年第一季開通香港直航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航線，即是此背景下的成果。然而畢竟資源有限，特區政府可先聚焦開發「一帶一路」及「空中絲綢之路」沿線的經濟體，特別是中東、中亞、非洲、南美洲等具發展潛力的市場；更可透過香港機場管理局，參考亞洲區內其他機場的成功例子，推出更多激勵項目，並將具有成效的短期措施，轉化為長期或常态化政策工具，支持本地及海外航空公司開辦新航線、開拓新市場，帶動更多行

業、企業參與拓展「一帶一路」及「空中絲綢之路」人文、商貿及青年交流。

香港對航空專業人才的需求強勁。三跑道系統帶來的機遇明顯，中短期以內，機場範圍內各企業求才若渴。特區政府可考慮擴大香港國際航空學院（HKIAA）權責，加強航空、機場營運、貨運物流、飛機工程維修、數碼科技及可持續航空燃料（SAF）等專業人才培訓，並鼓勵企業與學院合作推動更多實習及青年發展計劃，吸引更多青年加入航空業界，填補人才長遠缺口。

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經過多年發展，已具有相當規模與實力。未來數年，特區政府可積極推動「航空+旅遊+盛事」的多元聯動發展模式，將機場容量、貨量轉化為香港的經濟能量。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大型音樂會、國際七人欖球賽等體育賽事及其他盛事活動，主辦方可透過航空公司全球網絡加強海外推廣，吸引高增值旅客訪港，帶動旅遊、酒店、零售及餐飲消費。這種經濟多元合作模式若發展順利，香港興建「機場城市」、發展亞洲遊艇樞紐，亦將事半功倍。

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發展正步入關鍵時期。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正是一個基建擴容、政策優化和跨界聯動的新階段，鞏固香港全球航空樞紐地位，也是香港五年規劃中重要的環節。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各持份者只要齊心合力，必定可以通過航空物流迅速發展，持續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動能。